

如 果 你 正 经 历 地 狱 · 那 就 坚 持 走 下 去

The Nightingale

夜 莺

[美] 克里斯汀·汉娜 著 黄瑶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The Nightingale

夜莺

[美] 克里斯汀·汉娜 著 黄瑶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莺 / (美) 克里斯汀·汉娜著; 黄瑶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220-09935-9

I. ①夜… II. ①克…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9952 号

THE NIGHTINGALE By KRISTIN HANNAH
Copyright: © 2015 BY KRISTIN HANNAH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 [进] 21-2015-197

YE YING

夜 莺

[美] 克里斯汀·汉娜 著
黄 瑶 译

责任编辑
版式设计
封面设计
责任印制

刘姣娇
张 妮
肖 欣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60mm×235mm
24
430 千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9935-9
3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第一章

1995年4月9日



俄勒冈海岸

如果说我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应该就是这句话了：我们在爱情中明白了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在战争中发现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今的年轻人渴望对所有人都无所不知，认为光是动动嘴就能够解决问题。我来自一个更加朴实无华的年代。我们理解遗忘的价值和革新的诱惑。

不过，我发觉自己最近总是会想起战争，想起过去，想起我失去的那些人。

失去。听上去好像是我把自己的爱人放错了地方，也许我把他们丢在了不属于他们的地方，然后转过身来，困惑地不知该如何追溯自己来时的脚步。

他们并没有被我遗忘，却也没有去向更好的地方。他们死了。随着自己渐入暮年，我知道悲痛和悔恨一样，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永远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自从我的丈夫去世、自己的疾病又被确诊以来，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衰老了许多，皮肤像起皱的蜡纸一样，仿佛是有人试图把它压平之后重新利用。我的视力也经常出问题——在黑暗中，在车头灯闪烁时，在大雨倾盆而下时。陌生的视力衰退感让我变得紧张兮兮，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不住地回忆往昔的缘故。往事有着如今的我再也看不到的明晰和透彻。

我力图想象自己离世后才能感觉到的那种平静。我将会看到我爱过和失去过的所有人——至少那样，我必蒙赦免。

不过，我是明白事理的，不是吗？

我的房子是在一百多年前由某位木材大亨修建的，名叫“巅峰”，如今正在出售。我准备搬家了，因为我的儿子觉得我应该离开那里。

他试图照顾我，在我最困难的时期向我展示他是多么地爱我，所以我容忍了他对我的控制。我干吗要在乎自己会死在哪里呢？说真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住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我正把自己在俄勒冈海岸边度过的近50年人生悉数装进我的箱子里。我想要带走的并不多，但还有一件东西。

我伸手拉下高悬在那里、控制阁楼台阶的把手，一排台阶如同伸出手来的绅士一般从天花板上伸展开来。

随着我向阁楼攀爬的脚步，脆弱的台阶在我脚下左摇右晃。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霉菌的味道。头顶上，一枚孤零零的灯泡悬在上空。我拉下了灯绳。

我感觉自己仿佛正置身于一艘老式蒸汽机船的船舱里。墙壁上贴着宽阔的厚木镶板，镶板的缺口处悬挂着丝丝缕缕的蜘蛛网，折痕处一片银白。天花板的倾斜角度实在是太夸张了，以至于我只能在房间的正中央站直身体。

我看到了孙辈们年幼时曾用过的摇椅，还有一张陈旧的婴儿床和一个弹簧生了锈的破烂摇摆木马，以及在我女儿生病时重新油饰一新的椅子。墙边塞着的箱子上标记着“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餐具”和“体育用品”的字样，里面装的全都是我已经不怎么使用、却又不忍丢弃的东西。对我来说，承认自己不会再装点一棵圣诞树就意味着投降，而我一直都不擅长放手。角落里塞着的正是我要找的东西：一个贴满了装饰贴纸的扁平行李箱。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行李箱拽到阁楼的中央，正对着那颗悬着的灯泡。我在一旁跪了下来，却感到膝盖一阵刺痛，所以只得顺势坐了下来。

三十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提起它的箱盖：顶板上摆满了儿童纪念品——小鞋子、陶瓷的手模、满是简笔人物形象和微笑的太阳的蜡笔画、成绩单、舞蹈演出照片……我取出行李箱的顶板，把它放在了一边。

箱底的纪念品杂乱地堆叠在一起：几本褪色的皮面日记本、一包用蓝色绸带捆绑在一起的陈旧明信片、一个折了一角的纸箱、一套于连·罗西尼奥尔创作的诗歌小册子，还有一个装着上百张黑白照片的鞋盒。

最上面摆放着一张发黄褪色的纸。

我颤抖着双手把它拿了起来。这是一张战时的身份证，我望着小小的护照尺寸照片里那个年轻女人的脸——朱丽叶特·杰维兹。

“妈妈？”

我听到我的儿子走上了吱呀作响的木质台阶，脚步正好和我的心跳同步。他刚才就在呼唤我吗？

“妈妈？你不该爬上来的。该死，这些楼梯太不牢固了。”他说着站到了我的身旁，“摔上一跤——”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裤腿，轻轻摇了摇头，没有抬起头来。“别说了。”我的嘴里只能吐出这么几个字。

他跪了下来，然后也顺势坐在地板上。我能够闻到他身上须后水的味道，淡雅而又不失芳香，还裹挟着一丝香烟的气味。他又溜出去抽烟了。虽然他几

十年前就已经戒烟了，近来却在我的病确诊之后再度重拾恶习。我实在是没有理由指责他：他是个医生，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我本能地把证件丢回行李箱，狠狠地合上了盖子，再一次把它藏了起来。我这一辈子都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就要死了。也许不会很快，但也不会很慢。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

“妈妈，你在哭。”

“是吗？”

我想要把真相告诉他，但是我不能，因为失败会让我感到尴尬和羞愧。凭借自己的年龄，我本不应该害怕任何事情——当然就更别提自己的过去了。

可我只是开口说了一句：“我想要带上这只行李箱。”

“它太大了。我会把你想要的东西重新装到一个小一点的盒子里去的。”

看到他试图控制我，我微微笑了笑。“我爱你，而我又病了，所以才任由你摆布。但我还没有死呢，我想要带上这只行李箱。”

“这里面有什么你可能需要的东西吗？它们只不过是我们的画作和其他一些没用的东西罢了。”

如果我在很久以前就把真相告诉他，或是变本加厉地跳舞、酗酒和唱歌，也许他就不会把我看作是一位可信的正常母亲了。他喜欢不完整的那个我。我总是以为那就是我想要的：被人深爱 and 崇拜。可我现在似乎更希望有人能够了解我。

“你就把这当作我最后的请求好了。”

我能看出他想要告诉我别那么说话，却又害怕自己的声音会哽咽。他清了清嗓子说：“你以前已经两次战胜过病魔了，这一次也一定能够打败它。”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情况很不稳定，身体极其虚弱，没有医学的帮助根本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我当然会了。”我安慰他。

“我只想保护你的安全。”

我笑了。美国人就是这么天真。

我也曾分享过他的乐观，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谁是朱丽叶特·杰维兹？”于连问道。听到这个名字从他的嘴里蹦出来，我吓了一跳。

我闭上眼睛，在黑暗中闻到了霉菌和往事的味道。我的回忆开始倒转，在岁月和大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并不想这么做——或许我和过去串通好了，谁又知道呢？——我记起来了。

第二章

1939年8月



法 国

“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将再也看不到它们重新燃起。”

——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战时期

薇安妮·莫里亚克走出四壁都是灰泥墙的冰冷厨房，迈进了自家的前院。在卢瓦尔河谷这个美丽的夏日早晨，一切都在盛放。雪白的床单在微风中飘动，玫瑰花枝如笑声般沿着分隔她的房子与马路的古老石墙滚动起伏着。一对勤劳的小蜜蜂在花间东奔西忙；远处，她听到了火车开动时发出的轰隆声和小女孩甜美的笑声。

索菲。

薇安妮笑了。她8岁的女儿可能正在房子里奔跑，让正在为周六的野餐做准备的父亲对她大献殷勤。

“你女儿是个暴君。”安托万说着出现在了门口。

他朝她走了过来，抹了润滑油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乌黑闪亮。今天早上，他一直在忙着做家具——用砂纸打磨一张早已顺滑得如缎子一般的椅子——脸颊和肩膀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木屑。他人高马大、肩膀宽阔，粗糙的脸颊上长着深色的胡茬儿，它们需要不时地修剪，否则就会疯长成络腮胡。

他悄悄地伸出一只手臂搂住了她，把她的身子拉近了一些，“我爱你，薇。”

“我也爱你。”

这是她的世界里最真切的事实。她爱着有关这个男人的一切，他的笑容，他睡觉时的喃喃自语，他打完喷嚏后的笑声，以及他在淋浴时哼唱的歌剧。

15年前，早在她还不明白爱是什么的时候，她就在学校的操场上与他坠入爱河。他占有了她所有的第一次——初吻、初恋、初恋情人。认识他之前，她是个骨瘦如柴、笨手笨脚、焦虑不安的女孩，经常因为害怕而变得结结巴巴。



她是个没有母亲的女孩。

“你现在就是个成年人了。”薇安妮的父亲第一次带着她走到这座房子门前时对她说道。那时的她还只有14岁，睁着一双哭肿了的眼睛，心中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悲伤。一瞬间，这座房子就从家庭避暑别墅变成了监狱。她的妈妈去世还不到两周，她的爸爸就放弃了作为一位父亲的责任。到达这里时，他既没有牵着她，也没有把一只手按在她的肩头，甚至没有递给她一块手绢让她擦擦眼泪。

“但，但我只是个小孩子。”她说。

“再也不是了。”——另外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道。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年幼的妹妹伊莎贝尔。已经4岁的伊莎贝尔仍旧会吮吸自己的大拇指，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不断地询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

大门打开了，一个高大、纤瘦的女子出现在门口。她的鼻子像水龙头一样，双眼又小又黑，看上去就像是一对葡萄干。

“就是这两个女孩吗？”那个女子问。

爸爸点了点头。

“她们费不了什么的。”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薇安妮还没有真正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的爸爸就像丢脏衣服一样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丢给了一个陌生人。姐妹俩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大，仿佛是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薇安妮也想过要安抚伊莎贝尔——她打算这么做——但她的心理实在是太痛苦了，根本就无法为别人着想，尤其是像伊莎贝尔这样任性、焦躁而又吵闹的小孩。薇安妮依旧记得自己在这里度过的最初几天时光：伊莎贝尔在夫人掌掴她的时候尖叫了起来。薇安妮恳求着妹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的天哪，伊莎贝尔，别叫了，你就听她的话吧。”可即便只有4岁，伊莎贝尔还是很难控制。

薇安妮已经被这一切给击垮了——丧母之痛，被亲生父亲遗弃之痛，环境的骤变，还有伊莎贝尔令人厌烦的、黏人的孤独感。

是安托万拯救了薇安妮。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夏天，他们变得形影不离。和他在一起时，薇安妮找到了解脱。16岁那一年，她怀孕了；17岁时，她结婚并成了勒雅尔丹家的女主人。两个月后，她因为流产而迷失了好一阵子。那是一段令人难以言表的时光。她用悲伤将自己紧紧包住，无力去在乎任何人、任何事——就更别说一个黏人的、只知道号哭的小妹妹了。

但那都是些陈年往事了，她不想在今天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想起这种回忆。

她靠在丈夫身上，看着女儿朝他们奔跑过来，耳边响起了她的声音：“我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好。”安托万露齿笑着答道，“公主准备好了，所以我们必须出发了。”

薇安妮微笑着走进屋里，从门边的衣钩上取下自己的帽子。留着一头略带金色的红发、皮肤如瓷器般纤薄、眼睛呈海蓝色的她总是需要防晒。在她为自己戴好宽边大檐帽、拿起蕾丝手套和野餐篮时，索菲和安托万已经走到了门外。

薇安妮走上房前的土路，站到了他们的身边。这里的宽度勉强能够停下一辆汽车。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干草地，斑驳的绿意中夹杂着罂粟花的红与矢车菊的蓝。几片树林零星地生长在田间，卢瓦尔河谷的这个角落里似乎更适合种植干草而不是葡萄。尽管这里距离巴黎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却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即便是夏季，也很少会有游客到访这里。

偶尔会有汽车隆隆作响着从这里驶过，或者是一辆脚踏车、一辆牛车，但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行人。他们住在距离小镇卡利沃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这个小镇被大部分人认为是圣女贞德朝圣之路上的一个停靠站，居住着近千人口。镇子里没有什么产业，也很少有什么工作机会——除了让卡利沃人引以为豪的机场，那是数英里内唯一的一座机场。

镇子里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在相互倚靠的古老石灰岩建筑之间蜿蜒。砂浆在石墙间碎裂，常青藤掩盖着身下墙体的腐败，虽然肉眼看不到却还是能够让人有所察觉。镇子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点点拼凑起来的——弯弯曲曲的街道、崎岖不平的台阶、漆黑隐蔽的小巷。斑斓的颜色让石质建筑充满了生机，黑色的金属支撑着红色的遮阳棚，赤土罐里的天竺葵装点着铁质的阳台。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引人注意的景致：摆放着彩蜡做的马卡龙样品的展示柜，满载奶酪、火腿和粗红肠的简陋柳条筐，盛着色彩艳丽的西红柿、茄子和黄瓜的板条箱。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咖啡馆里门庭若市。男人们围坐在金属桌旁，喝着咖啡，吸着手卷的棕色卷烟，嘴里大声地争论着什么。

这是卡利沃典型的一天。拉沙瓦先生正在自家餐厅的门口打扫，克罗奈夫人则在清洗帽子店的窗户，一群未成年男孩肩并着肩在镇子的街道上闲逛，用脚踢踹着垃圾，手里还来来回回地递着香烟。

在镇子的尽头，他们转向了一条小河。走到岸边一片平坦的草地上，薇安妮放下手中的篮子，在栗子树的树荫下铺开了一块野餐垫。她从野餐篮里拿出了一根硬皮法式棍子面包、一块浓郁的高脂厚奶油奶酪、两个苹果、几片薄薄的巴约纳火腿和一瓶1936年的博林格香槟。她给丈夫倒了一杯香槟，在他的

身边坐了下来，看着索菲朝河岸跑去。

时间在温暖的阳光带来的朦胧满足感中消逝着。他们说着、笑着，分享着野餐的美食。当天晚些时候，安托万在给收起了钓鱼竿的索菲用雏菊做皇冠时开口说道：“希特勒很快就会把我们全都吸进他的战争里去的。”

战争。

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但薇安妮并不想听见这个词，尤其是在如此美妙的夏日里。

她把一只手搭在额头上，凝视着自己的女儿。小河的另一边，人们精心培育的作物让卢瓦尔河谷呈现出了一片盎然的绿意。没有围栏、没有边界，只有绵延、翻滚数英里的绿色田野和几簇树林，偶尔还有几处石屋或谷仓点缀其间。娇小的白色花朵如同空中的棉絮一样飘浮在林间。

她站起身来，拍了拍手，“来吧，索菲。该回家了。”

“你不能忽视这一点，薇安妮。”

“难道我应该自找麻烦吗？为什么？我们有你在这里保护我们。”

她笑着（那笑容也许过于灿烂）收拾起了野餐的器具，带上全家人迈上了回家的土路。

不到 30 分钟的时间，他们就站在了勒雅尔丹家结实的木门前。这座石质的乡间住宅自从 300 年前就属于她的家族。岁月在上面留下了几抹灰色的痕迹，透过两层小楼上装饰的蓝色百叶窗，可以眺望果园。常青藤爬满了房子的两座烟囱，盖住了下面的砖石。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中，只有七英亩被留了下来，其他的两百英亩则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随着她家族财富的减少而被变卖了出去。不过七英亩对于薇安妮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她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还能需要更多。

薇安妮关上了身后的大门。厨房里，铜质和铸铁的锅碗瓢盆被挂在炉子上方的铁架上。天花板上暴露的木梁上还悬挂着一捆捆干燥的薰衣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同样用铜料制造的洗碗池因为年头久远而蒙上了一层绿色，尺寸大得足以让一只小狗在里面洗澡。

屋里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剥落的石灰，露出了历经岁月的底漆。卧室里的家具和布艺呈现出了混搭的风格——装饰着挂毯的靠背长椅、奥布松的花毯、中式古董瓷器、擦光印花棉布和薄麻布。墙上挂着的一些画作精美绝伦——也许十分重要——剩下的则是些业余画家的作品。乱七八糟的拼凑风格既有着衰败的气息，又体现了过时的品位——虽然破旧，却不失舒适。

她在客厅里停下了脚步，透过玻璃门望向后院，看着安托万推着坐在秋千

上的索菲——那是他专门为她制作的秋千。

薇安妮把帽子轻轻地挂在门旁的衣钩上，取下围裙，穿戴整齐。趁索菲和安托万在门外嬉戏的工夫，薇安妮做起了晚饭。她用一块粉红色的猪里脊肉包裹住一片肥厚的培根，用麻绳打了个结，再用热油把它煎成了棕褐色。用炉子烘烤猪肉的时候，她准备齐了其他的饭菜。八点钟——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她招呼大家过来吃晚饭。听着雷鸣般的脚步声、谈话声，以及他们坐下时椅子磨蹭地板的声音，她不禁露出了笑容。

索菲坐在餐桌的主座上，头上还戴着安托万在河岸边为她做的那顶雏菊皇冠。

薇安妮摆好了餐盘。一阵可口的菜香飘了过来——烤猪肉和培根，配焦糖苹果和浓郁的红酒汁；旁边摆着一碗新鲜的豌豆，里面除了黄油还拌上了从菜园里摘来的龙蒿叶；当然也少不了薇安妮昨天早上烤好的法式棍子面包。

和往常一样，索菲在晚餐的过程中一直都在说话。在这一点上，她倒是和她的姨妈伊莎贝尔很像——都是无法保持沉默的小女孩。

当他们吃到甜点“漂浮岛”时——烘烤后的调和蛋白漂浮在浓郁的英式奶油酱上——桌旁终于出现了令人心满意足的宁静。

“好了。”薇安妮终于开了口，推开吃了一半的甜品盘，“该洗碗了。”

“啊，妈妈。”索菲发起了牢骚。

“不许发牢骚。”安托万说，“你还太小。”

薇安妮和索菲走进厨房，和每天晚上一样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薇安妮靠在宽大的铜洗碗池旁，索菲则站在石台边——开始清洗和擦拭盘子。薇安妮能够闻到安托万饭后吸的香烟散发出的强烈甜腻气味从房子里飘荡过来。

“我今天讲的故事没有一个能让爸爸笑出声来。”索菲在薇安妮把盘子摆回墙上挂着的粗糙木架子上时开口说道，“他有些不对劲。”

“他没笑？哦，这绝对是够吓人的。”

“他在担心战争。”

战争。又来了。

薇安妮用嘘声哄着女儿走出了厨房。来到索菲在楼上的卧室里，薇安妮坐在双层床上，一边听着女儿喋喋不休地讲话，一边为她穿上睡衣，帮她刷了牙，然后看着她爬上了床。

薇安妮俯下身来吻了吻她，和她道了一句“晚安”。

“我害怕。”索菲说，“战争要来了吗？”

“别害怕。”薇安妮回答，“爸爸会保护我们的。”即便如此，她还是想起自

己的母亲也曾和她说过同样的话——别害怕。

就在那个时候，她的爸爸奔赴了前线。

索菲看上去并不相信她的话，“可是——”

“没有可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现在赶紧睡觉吧。”

她又给了女儿一个吻，双唇在小女孩的脸颊上停留了片刻。

薇安妮走下楼，朝着后院迈开了脚步。门外的夜酷热难当，空气闻起来有股茉莉花的香味。她发现安托万正坐在远处草坪上的一把铁质咖啡椅上，双腿敞开，身体不自在地朝一边倾斜着。

她走到他的身旁，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吐了一口烟，然后嘬着烟卷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望着她。在月光的照耀下，他的脸色惨白，布满了阴影，让人几乎有种陌生的感觉。他把手伸进了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我收到了动员令，薇安妮，和大部分 18 岁到 35 岁的男子一样。”

“动员令？可是……我们还没有开战啊。我不——”

“我周二就要去报到了。”

“可是……可是……你是个邮递员啊。”

他凝望着她，让她霎时间有些喘不上气来，“看起来，我现在是一名士兵了。”

第三章



薇安妮对于战争还是略知一二的，不过也许并不是其间的刀光剑影和硝烟血腥，而是它的后果。尽管出生在和平年代，她幼年的记忆却与战争有关。她记得自己的妈妈哭着和爸爸话别。她记得自己总是饿着肚子，还衣不蔽体。但最重要的是，她记得父亲回家后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叹息不止，还总是沉默不语。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酗酒的，不仅不与他人来往，还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从那以后，她的记忆中就充满了摔门的巨响、爆发的争论以及随之而来令人尴尬的沉默。——她的父母睡在了不同的房间里。

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个人和她的爸爸不是同一个人。她曾试着让他爱自己；更重要的是，她也曾试着继续去爱他；可最终，这两种尝试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他把她送到卡利沃的这些年来，薇安妮一直都是自己谋生。她给爸爸寄去过圣诞和生日贺卡，却从没有收到过他的回复，两人也很少说话。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和看上去无法释怀的伊莎贝尔不同，薇安妮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自从母亲去世的那一天起，他们的家庭就无可挽回地破裂了——他只不过是一个拒绝做自己孩子的父亲的男人。

“我知道你有多害怕战争。”安托万说。

“马其诺防线能够支撑得住。”她说，试图让自己听上去充满信心，“你在圣诞节之前就能回家来。”马其诺防线是修筑在德法边境上的一条绵延数百英里的水泥墙，其间遍布障碍，还配备了武器，是一战后的法国出于自卫的目的而修建的。德国人是不可能攻破它的。

安托万把她搂进了怀里，茉莉花的香气令人迷醉。她突然意识到，从现在开始，每每她闻到茉莉花的香气，都必然会回忆起这一次告别。

“我爱你，安托万·莫里亚克。我希望你能够回家。”

不久，她忘却了他们是怎么走回屋里、爬上楼梯、躺在床上、脱下彼此的衣衫的。她只记得自己裸着身体躺在他身下的臂弯里，任由他用从未有过的方式疯狂地与自己做爱、接吻。他的两只手即便正紧紧地抱着她，也像是要把她

的身体撕开似的。

“你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坚强，薇。”事后，在两人静静地躺在彼此的臂弯里时，他开口说道。

“不是的。”她用他听不到的声音悄悄答道。

第二天，薇安妮想要让安托万一整天都躺在床上，甚至还想说服他和自己一起打包行李，像小偷一样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可是他们能去哪里呢？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

做完早饭、洗好碗盘，她的脑袋底部感到一阵悸动的疼痛。

“你看上去很难过，妈妈。”索菲说。

“我怎么会在这这么美好的夏日里感到难过呢？何况我们还要去拜访我们最好的朋友。”薇安妮有些夸张地笑了笑。

直到迈出前门、站到前院的苹果树下的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还光着脚。

“妈妈。”索菲不耐烦地说着。

“来了。”她边说边跟着索菲穿过前院，经过往日的鸽舍（如今变成了花园棚屋）和空荡荡的谷仓。索菲打开后门，跑进了邻居家精心照料的院子里，朝着一座挂着蓝色百叶窗的小石屋跑去。

索菲敲了一次门，没有得到回应，便自己跑了进去。

“索菲！”薇安妮厉声喊道，可她的呵斥声却当成耳旁风。毕竟，一个人在自己最好的朋友家中是完全无须拘礼的。瑞秋·德·尚普兰早在15年前就成了薇安妮最好的朋友。两人是在薇安妮的爸爸无耻地把自己的孩子扔在勒雅尔丹家的一个月后认识的。

从那以后，她们便形影不离：薇安妮身材纤长，皮肤雪白，总是神经兮兮的；而瑞秋则高大得如同男孩子一般，眉毛疯长的速度比谎话的传播还要快，嗓音听上去和雾角一样。两人在遇到彼此之前都是无法与别人融洽相处的人。她们在学校里出双入对，多年来一直都是朋友，还一起上了大学、当了老师。她们甚至是同时怀孕的。如今，她们在当地学校里相邻的两间教室里教书，她们的女儿，索菲和萨拉也是一个班的同学。

瑞秋出现在了敞开的门口，抱着她刚刚出生的儿子阿里埃尔。

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传递着心底所有的感触和畏惧。

薇安妮跟随自己的朋友走进了狭小得如同大头针一般却又明亮整洁的室内。一个插满了野花的花瓶装点着粗糙的隔板桌，旁边摆着几把不配套的椅

子。餐厅的角落里放着一个皮质的旅行箱，上面摆着瑞秋丈夫马克最喜欢的那顶费多拉毡帽。瑞秋走进厨房，拿了一个装满了卡纳蕾蛋糕的小瓦盘。两个女人随即走出了房门。

小小的后院里，玫瑰花生长在一排水腊树组成的围篱下。不太平整的石头露台上摆放着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栗子树的树枝上还挂着几个古董灯笼。

薇安妮拿起一块卡纳蕾蛋糕，咬了一口，品味着充满浓郁香草味的奶油夹馅和烤得带有焦脆口感的外皮。她坐了下来。

瑞秋坐在她的对面，怀里的婴儿正在酣睡。一种沉默的氛围似乎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其中还夹杂着恐惧与忧虑。

“我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认得自己的爸爸。”瑞秋边说边低头看着自己的孩子。

“会有人给他们换尿布的。”薇安妮边说边陷入了回忆。她的爸爸曾经参加过令75万人丧生的索姆河战役。家乡的人民听到传闻：很少有人能在德国人的暴行中幸存。

瑞秋把婴儿换了个抱姿，让他靠在她的肩膀上，安慰地轻拍着他的后背，“马克不太擅长换尿布，阿里又喜欢睡在我们的床上，我猜目前应该还好。”

薇安妮感觉自己露出了笑容。这句玩笑话说的是件小事，却对她们颇有益处。“安托万的呼噜实在是让人讨厌，我应该能够好好地睡觉了。”她说道。

“我们晚饭可以吃去壳水煮蛋了。”

“要洗的衣服也只有从前的一半了。”她说，声音却沙哑了起来，“我不够坚强，接受不了这些，瑞秋。”

“你当然可以的。我们会一起熬过去的。”

“在我遇到安托万之前……”

瑞秋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像树枝一样瘦弱，一紧张就结巴，对什么都过敏。我知道，我都在，但那些都过去了，你会坚强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瑞秋的笑容消失了，她正色道：“我知道我是个大个子——像雕塑一样，正如他们在卖内衣和长筒袜给我时所说的那样——但我感觉……自己还是被这件事情给击垮了，薇。我有时候也会需要依靠你。当然了，不是把我所有的体重都压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不能同时崩溃。”

“可不是？”瑞秋回答，“我们得计划，我们现在应该开一瓶干邑或是琴

酒吧？”

“现在才早上 10 点。”

“你说得对。没错，那就来一杯法兰西 75 鸡尾酒吧。”

周二一早，当薇安妮醒来时，阳光正从窗口涌进来，照亮了天花板上暴露的木梁。

安托万坐在床边的胡桃木摇椅上，那是他在薇安妮第二次怀孕时为她制作的。这么多年以来，那把空荡荡的摇椅一直都在嘲笑着他们。此刻，回想起自己流产后的那些岁月，就好像是在丰饶之地中看到了一片荒芜。4 年间，他们失去了 3 个生命，那些微弱的心跳、蓝色的小手，令人悲痛欲绝。后来，奇迹般地，一个宝宝存活了下来——索菲！虽说那把椅子的木头颗粒也许困着那些哀怨的小鬼魂们，却也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也许你应该把索菲带到巴黎去。”他边说边站起身来，“于连会照顾你们的。”

“对于和自己的女儿们生活在一起这件事情，我爸爸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可不期待他会热情地迎接我们。”薇安妮掀开麦特拉斯提花被罩，坐起身来，一双光着的脚丫踩在破旧的地毯上。

“你不会有问题吧？”

“索菲和我会平安无事的。不管怎么说，你很快就能回来，马其诺防线能撑得住。就连上帝都知道，德国人不是我们的对手。”

“糟糕的是，他们的武器和我们可是旗鼓相当。我把我们所有的钱都从银行里取了出来，总共 6.5 万法郎。我把它们全都放在床垫下面了。明智地使用这笔钱，薇安妮。加上你教书的薪水，它们应该足够你过上好长一段时间了。”

她感到心中一阵慌乱。她对家里的经济状况知之甚少，因为这些问题通常都是安托万负责处理的。

他缓缓站起身来，伸出双臂搂住了她。她想要把此刻的这份安全感全都装进瓶子里，留着在孤独和恐惧将她烤干的时候拿来一饮而尽。

记住这一刻，她心想。记住阳光照在他蓬乱的发丝上的画面，记住他棕色双眼中饱含的爱意，记住他一个小时前趁着黑暗在她干裂的双唇上留下的吻。

通过他们身后敞开的窗户，她听到了马蹄缓缓落在路面上的声音，和它身后拽着的马车发出的咔嚓声。

那是奎廉先生正拉着自己的鲜花走在前往市场的路上。如果她碰巧站在院子里，他便会停下来送她一朵，告诉她花儿也比不上她的美丽，而她则会笑着

道谢，为他递上些饮料。

薇安妮不情愿地脱了身，走到木头梳妆台前，从蓝色的陶罐中倒了些温水在水盆里，洗了洗脸。在金色和白色相间的薄麻布帘后面，她在被他们用作衣柜的壁龛里穿上内衣，套上镶着蕾丝边的内裤和吊袜带。她把腿上的长筒袜拉平，系在了吊袜带上，然后套上了一条带有方形抵肩翻领和腰带的棉布连衣裙。当她拉开帘子、转过身来时，安托万已经走了。

她取出自己的手提包，沿着走廊来到了索菲的房间里。和他们的房间一样，这里也十分狭小，房顶是陡峭倾斜着的木质天花板，地上铺着大片的厚木地板，窗户能够俯瞰果园。一张铁艺床铺、一个摆着旧台灯的床头柜以及一个漆成蓝色的大衣柜就填满了整个空间。墙面上装饰着索菲的画。

薇安妮打开百叶窗，让阳光涌进了房间。

和往常一样，在炎热的夏日里，索菲有时会在夜里把被子踢到地板上。她的粉红色毛绒泰迪熊贝贝正靠在她的脸颊旁和她一起熟睡着。

薇安妮拿起玩具熊，低头望着它那毫无光泽却招人喜爱的脸。去年，贝贝曾被喜新厌旧的索菲遗忘在了床边的架子上。

如今，贝贝又回来了。

薇安妮俯下身来，亲吻了女儿的脸颊。

索菲转过身，眨着眼睛醒了过来。

“我不想让爸爸走，妈妈。”她嘟囔着朝贝贝伸出手来，几乎是把玩具熊从薇安妮的手中拽了过来。

“我知道。”薇安妮叹了一口气，“我知道。”

薇安妮走到大衣柜旁，挑出了索菲最喜欢的水手连衣裙。

“我可不可以戴上爸爸给我做的雏菊皇冠？”

那个雏菊“皇冠”正蔫蔫地躺在床头柜上，上面的小花都已经枯萎了。薇安妮轻轻地把它拿起来，戴在索菲的头上。

薇安妮以为自己一切都好，直到她迈进客厅时看到了安托万——

“爸爸，”索菲犹豫着摸了摸枯萎的雏菊皇冠，“别走。”

安托万跪下来，把索菲拉进了自己的怀里，“为了保护你和妈妈的安全，我必须成为一个士兵。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薇安妮听出他嗓音中的哽咽。

索菲放开了他，雏菊皇冠垂到了她的脑袋旁边，“你发誓你会回家来？”

安托万的眼神越过女儿渴望的脸庞，和薇安妮焦急的目光交汇在了一起。

“是的。”他终于开口答道。